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壁九

唐釋道宣撰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二十

七

帝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

壁九
二十八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

事二十九

帝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

事三十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

對論三十一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

論三十二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三十三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顯慶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內論義時會隱法師豎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靖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

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徃返牢落無歸
次下勑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生萬物義大
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皇帝皇后神
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羲
亦乃牢籠周漢云又歎仰佛化哉濟黎民文
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立道生萬物未知此
道爲是有知爲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難
曰向叙道爲萬物之母今度萬物不由道生
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唯生於善何故亦生

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叢雜總生則無知矣如
不通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未開闢之時何
不早生今日聖主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
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
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穢楔夔龍之輩
而復生飛廉惡來斬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
望九
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善
鳥而復生梟獍惡禽乎毛羣之中何不唯生
駢驥驛驥而復生豺狼豪蠻乎草木之中何
不唯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槁櫪樗

棘蕁艾蒺藜乎旣而混生萬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爲萬物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皆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瑠璃爲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糧綺衣爲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爲土瓦礫爲衢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兩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知何對

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夫唯論難之體褒貶爲先恐難道名有所觸忤即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望九即老君子孫三有對人子孫公談粗禰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時蒙勅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色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

遂至逼暝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辭退勑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謚謫漫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曠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如色有二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羞遂

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總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旨不明塵黷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觀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曦光已沒龍燭未明徒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芽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

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
母乖各終不能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爾
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
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號
壁九
佛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

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
生即是此方莊老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
生韋紐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
至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
信意妄言詐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

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
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華由
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
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
夜久息言奉辭勅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
時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
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廣眾碎
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
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
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勅語道士等何

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
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帝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
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
事第二十八

盛九

五

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城郭道俗雲
合幢蓋嚴華明辰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
香華亂空自北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
闢闔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
佐備列于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聽

從於大街公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
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
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
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宗爲於無爲玄
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
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
慧立奉對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
於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
邇肅既而窩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繙黃考
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溫沐恩光遂

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
庸疎虛煩聽覽不足觀采伏增悚汗降勅云
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登座開題
時清都觀道士張慧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
爲後陛下宗承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
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
座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
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
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唯佛一人此地未
出娑婆即是釋迦之兆域慧元何得濫言客

主安寧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光臨瞻
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爇慈燈於闇室浮燾
舸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蓋此之
謂歟慧元邪說未可爲依勅云好更遙上仍
僧爲先爾時會隱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道

壁九

六

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別傳○次
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爲言立昇
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徵云夫言洞者豈
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
物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

答云老君上聖何得非洞立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凌禪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相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姑息古人云黃塵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鬢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桃符腰懸赤袋巡

門獸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前翦髮爲好何不剔眉立曰何爲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一種是毛剔毬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爲角髮不角毬榮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

陸九

七

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是即避席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勑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勑使報奘云七僧入

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道大勝幽州最好兩
人雖未論議亦應倒是勝色立姓趙氏其先
伯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
城遂因氏焉趙襄趙盾即其遠祖隨宦東西
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
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隋祕書郎司隸
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
業畧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
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茶毒有叔照法師
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

仁寺權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
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
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
聲榮籍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
文辯騰譽致比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
追叅譯旣染芝蘭芬郁渝美自到帝京頻登
闈輦潔齋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
立之能光輝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顯
僧倫旣非教元器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
道雲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持強禦

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賜睞允副遺頻告獎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日内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詣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羣倫矣

卷九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
二十九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零祈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襄

東明觀道士張慧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好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襄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勅襄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名爲本際爲際本於道名爲本際答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爲際元答云何往不通竝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返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

答曰道但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茲曰若使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
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
緘默不能加報襄即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
望九
際遂得道際互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爲
道自不得互相法榮得重立既不領難又不解
詰便浪潮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
我弟子襄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
用簡帝心芻蕘之嘲塵贊天聽義須棄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詰聊以相答

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之弟子汝旣稱爲先
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是我師汝若
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道士當時忸怩無
對麈尾垂頓聲氣俱下襄因調曰麈尾已萎
鹿巾將折語聲旣惡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遂

巡下席尋即有勅令襄依法登座便辟讓曰
義襄江表庸僧山中朽釋天光遠被漏影林
泉輕枉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無上
福田梯陞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住迹示興
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羲

德隆堯舜遊刃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績宮
闈皇太子聲高啟顯今爲膏雨不降瑞雪未
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
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使道風常扇佛日連
輝爰詔繙黃各陳名理玉階闡玉京之教金
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皇
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敬北辰慶隆南嶽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二儀垂訓六宮母儀萬
國皇太子凝神望苑作睿春坊布采前星被
圖下武義襄海隅遺隱忽廁高華以有怯之

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顧之談云
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標義目厥號摩
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等之
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
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
壁九

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明假慧
以明之造盡不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
道士張慧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
爲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
梵爲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答

曰佛生天竺梵音爲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
云何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裏調之曰道
士年老今復發狂答義若此頃不思量張曰
我那忽狂裏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
佳矣佇軸何爲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曰般
若非愚智何以翻爲智答曰爲欲破愚癡歎
美稱爲智姚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
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姚曰我那忽
是愚答曰般若非愚智破愚稱爲智道士若
亡愚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姚遂飲氣

吞聲周憚失守無難坐默裏因總調云張生
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
可進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
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答曰般若非彼此歎
美爲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岸亦應非
彼非此歎到此岸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
疎九
離此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答
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李榮更無難乃
十一
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圓裏接聲曰今
彈彈黃雀已射兩鴟鴞彈彈黃雀足射射雉

鷁腰于時李旣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
襄又調曰李不自拔張強助言姚生一愚那
不見救姚即發言云襄合調曰兩人助一人
三愚成一智昔聞令已見斯言有從記于時
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
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襄云三吳勝地
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言訖下座
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
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
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襄謂諸道士

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
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
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爲譴論脫付法推
罪當不敬賴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
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襄
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
豈非釋李高軌不隊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
遣者也筆者詳畧襄之義道可曰勝穎當時
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
於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

之談忝併合從成祖宗君之美信矣

帝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事第
三十

顯慶五年上幸駕東都歸心佛道崇尚義理
壁九匪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

十二襄西明寺僧慧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
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
爽經通下勅停東都淨土寺襄即於彼講大
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襄姓薛氏常州
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名臣綜瑩

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繙衣長
遊聽採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真美
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晉雲山婺州
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備閱幽求會體素誠奕
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
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
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東陽
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
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髦
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

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
綱護法爲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顧諸門
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僕遣
壁九
藥病齊亡于時孰有毘曇存空成實分河飲
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我見鏗然歎然驚視
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華道人遂即負氣衝
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迷歸襄乃
誨以謗法之懲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
周憚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
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

日下光問德音宰輔傾誠道勝嗟賞中興大
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
躬閱清言如前畧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
復徵延聲榮籍甚彌隆令古不意法幢忽崩
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
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

第三十一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李

榮在洛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
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
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闡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論於
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

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
控方外之輪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
風爰詔繙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謾聞雕
冰鑄木肅承旒宇斧鉞交襟聖旨問道士化
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

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爲主或以自
然爲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已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
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
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

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
望九
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
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
等亦云王浮造僞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
知浪爲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

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僞縱
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
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
序似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
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
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莊老
餘皆僞誑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
退惟各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祕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原真
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
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僞作近亦有玄奘
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
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婇
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
堂九
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聶承遠
十五
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羣錄豈比汝之僞經
或云朱鳥喙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失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

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道化胡之事斯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禮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撅角受化尚戴黃巾旣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

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目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爲樞機將委巷爲雅論古人請尚方馬劖今時可拂彼驢頭戒於可刑仁因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

我聞呵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
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
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
爾本稱我親承嚴辰此而不類何以逃幸李
生九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惶惶我未發汝剩
腰舉手乍奮驅蹄動腳時搖鶴膝李榮頻波
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
揚靜泰云李榮烏黷何異蛤蟆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靜泰
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間
作亦請嘲李榮頭勝負聖旨便曰可令連脚
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

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脚嘲
可曰李榮腰長即貌而述屢申駝項亟感蛇
腰舉手乍奮驅蹄動腳時搖鶴膝李榮頻波
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
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
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
詞義屈言窮周憇迷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
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
靜泰奏云嚴揚不嗣江漢虛衰榮爲蜀郡詞

人一何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虛衰
那得靈輝靜泰云夷歌舞曲自謂成章鳥韻
怪言用閑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爲
壁九
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
語爲自屬爾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爾是何
十七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至榮云我經云域中
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
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爲王汝過
之極李榮旣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

言李榮旣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又轉語云
大道老君皇帝所尚何物綠睛胡子剃髮小
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
處爲天中我皇御窩此間爲地正佛法有囑
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
恐子自斂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
向云綠睛胡子自是葱嶺已東李仲卿之鄙
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畧汝
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刺圍身
或牛糞塗體或背擊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

髮却拘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爲神主將井窻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涇祀之黨充斥未亡銜惑之徒冒罔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枚縗緋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旣無慙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旣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

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久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帝休榮遂走下階望九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痺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帝令人扶之榮於階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

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
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
梓州形色摧惡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
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泰本洛陽人素
有遠識之量雖畧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
華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
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
見親預微近屢遭刺敵仍參勝席故泰爲衆
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
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況對天顏褒貶足稱

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
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
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
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
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禽之解網俗榮非
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上大幸之便勅
望九
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
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
別勑垂顧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
多不錄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

三十二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包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納不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不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

思得

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

說思不立思不思 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

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

不思非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

壁九不可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勑留僧靈

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日

道士方思長闍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

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

然之道爲本餘者爲末難自然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爲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爲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爲本萬物皆從道生道爲萬法祖 難曰道爲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若爲遺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子纔遇季咸悅然心醉黃冠暫逢縉服不覺魂迷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畧黃巾以成瓦解今若更憑神筭赤舌將必冰消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爲物祖能生萬象以何爲體答大道無形難有形可有道無

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即是道何得言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爲道象外即無道無道說

望九

廿一

誰生答大道雖無形無形之道能生於萬法○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即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又前言道爲萬法祖自違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

有名萬物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
是無名寧得爲物祖惠長總領前語不得因
嘲之曰既非得意何爲杜默已倒穀皮答吞
米賊。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爲道形亦可
道無有祖指象爲物祖答道爲物祖象非物
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
形。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
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爲立名亦
可道本非祖強爲物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
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
眼爲麤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難象是質
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惠長又無
答靈辯奏曰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慤忍雖逢
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稱善五月十六日於
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對答不相領
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
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
襄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園中榮

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
靈辯誠爲後生李榮故當是老以榮住蜀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開昇玄經題目道玄
不可以言象詮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
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爲得啓題目答
三九

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
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
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
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
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譽

棘於理信亦迷曇又更爲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藍齋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正是此處死滅辯曰螢光

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鳥鵠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不情昏蔽麥目闇玄黃何爲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豎望九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

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
可竝玄非玄若爲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
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竝玄非玄若爲
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
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
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妙
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
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並
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竝非竝不得並玄體
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

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
爲忠臣於漢朝遁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
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蹕
躉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
明珠結舌何闡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
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
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
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
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
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

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鳴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枷追禁入京日著枷榮曰死灰其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屎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嘲曰柱枷異支榮擊枷非據梧閉口臨枷柄真似濫吹等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如

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旣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罪天子未必皆知道士著枷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著枷聖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辯曰李李榮榮先之雄情奕氣何勞贋目厲聲仍嘲曰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

道人何所知怒乃加食飯辯曰衆僧本來齊

潔故當食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

焚魚禁曰天宮清淨

當論時

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

齋何爲語飯

在中後

禁曰蠢爾荆蠻詎堪爲

敵辯曰周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

望九

今時猶見蜀獠禁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

爲得黑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上遂裹木皮

末席辯嘲禁曰道士當諱聽沙門贈子言鴻
鶴已高遊鳶雀徒自喧已前雜朝甚多不能

盡記每嘲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第三十三

昔鬼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
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
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
空理於法筵小僧徃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

關中彌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鄙
懷是所願也旣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
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
請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考擊共叙幽微
云爾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曰今古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大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爾豈非益浪之談范曰俗滯情於是莊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范曰意在忘情難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細逼令均

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爲齊。○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難曰前言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從更竝曰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廿九
廿六

大小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臺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胡族晉中

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植德本累修淨業家遡士農明傳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充長白黑天骨峻爽風韻

凜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崖含霽霜松引飈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微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勑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並經往復靈辯肅對宸

望九

廿七

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有餘頻解聖頤每延優獎然素懷謙悒加復謹慎溫雅絕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首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尚想

連環沉吟千祀畧題梗槩爲之記云但恨言
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音釋

變具惟 謐古合 調徒塔 閨於結 拉劫合